

信仰合法 停止迫害

天津特刊 2012年7月12日

天津法轮功学员李良再次遭绑架



第四十六期

信仰法轮大法合法 讲清真相合法

【明慧网】（大陆来稿）对于中共及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国际社会早已有了公正的舆论和法律制裁。

自2002年10月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至2007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城市和地区，发起50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很显然，“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这些罪名，对于那些助纣为虐、参与迫害的邪恶帮凶同样成立。

什么是“邪教”？

什么是邪教？邪教和正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教人行邪作恶做坏人，还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形象地描述什么是邪教的特征：一、使人明目张胆杀人抢劫、行邪作恶的理论说教，就是邪教。二、使人心存侥幸行邪作恶的理论说教，就是邪教。三、使人沦为六亲不认、人伦尽失的畜生和政治流氓小人的理论说教，就是邪教。

什么是邪教组织？

以邪理、邪教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行邪作恶，危害人类的组织，就是邪教组织。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为人类形成善恶正邪这一普世价值观奠定了文化。比照这样的界定，关于共产主义学说和法轮

大法的理念谁在教人向善，谁在教人作恶，即孰正孰邪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做人，说真话，做真事，与人为善，遇事首先为别人考虑。更告诉人们善恶有报的道理。而共产党的教义则是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更否定神佛的存在，教人“战天斗地”，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抹黑法轮功，动用所有宣传工具进行谎言宣传，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暴力洗脑，对老百姓要“人人过关”，利用各种手段对国人实施精神控制，如不符合“党”的要求，就会面临失去工作、学业、退休金等等。中共邪教流氓集团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侵犯和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通信自由、劳动权利、休息权利等公民所应具有的法律权利；并且冠以法律的名义强加各种罪名实施迫害，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甚至酷刑折磨、精神洗脑，致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疯、致残。中共完全是明目张胆地在践踏法律的基础之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因此中共已经严重触犯了多部法律，构成几十种罪名，从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到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非法搜查罪，绑架罪、入室抢劫罪、盗窃罪、非法拘禁罪、侵占罪、侮辱罪、诽谤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故意杀人罪等等。◇

中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真正邪教

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

共产党与正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教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其教堂是各级党校。

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

中共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邪教集团，利用其非法夺取和建立的政权，把“党组织”渗透于国家的一切机构和社会的一切组织之中。

对全体国民进行共产邪教的无神论及暴力专政洗脑教育，通过其邪教组织监视和控制全体中国人的言行，将整个中华大地变成了一座实质的监狱。

中共邪教通过政教合一方式，附体于国家机构之上，控制着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和警察迫害人民，以凶残暴力维护其统治；暗中吸取和挥霍人民的血汗——国家的财政资金，却从不公布自己的财务，甚至没有自己的账册。

中共的一切所谓的“政治”都是为维护它的绝对统治和对民众的杀戮。所以退党就是退出中共政教合一的邪恶政治，退出中共就是远离邪教，回归正常的普世价值。◇

八年监禁迫害后 天津李良又遭 610 绑架

（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天津市北辰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国保、警察共十多人闯进北辰万科花园业主范金柱家，将范金柱和其家中的李良等七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至今，李良、范金柱仍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近况不明。

李良，男，出生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四日，一九九三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拥有本科会计文凭，曾在北京文化书店工作。李良天性善良，待人真诚，学业、工作一直优秀。一九九四年，李良与父母及两个（转下页）

(接上页) 姐姐李红、李迎一起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修炼后，原本就很优秀的他，待人更加尽心尽力，许多人也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李良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下午一点左右，当时李良和妻子柳艳利正在范金柱家的厨房包饺子，警察突然闯进来，问了李良的名字后，就让他到客厅里等着。警察把柳艳利带到地下室，随后搜查了她的包，抢走包里所有的东西。警察又扣押了李良的汽车、手机、钱包、身份证等。业主范金柱也被绑架到派出所。整个抓人抄家过程，参与的所有警察、六一零人员没有一人穿制服、也未出示任何证件。下午四点多的时候，警察又把他们带回家去，非法抄家和抢掠。六月九日，李良的大姐得知李良已经被绑架到北辰看守所。

(一) 中共十三年迫害，年轻善良的李良合计遭非法监禁八年

(1) 天津双口劳教所 非法关押二年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晚九时左右，当时李良在北京文化书店工作，天津红桥分局派人到北京他的住处，未出示证件，无任何手续，将他关进天津红桥分局看守所。当时，红桥分局的警察是当着李良的面写“刑事拘留”证的，莫名其妙地写上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

此前，李良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信访局办公室写了上访信。信中以诚恳的态度说明了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和了解，指出事实与他们所讲有很大出入，希望进一步调查，并主动提出愿意配合调查，这完全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由此，李良被红桥分局非法劳教十八个月，送进天津双口劳教所二中队。

二百米长的路上 不断遭击打

李良在天津双口劳教所二中队，从进大门到进楼房二百米长的路上，副中队长朗涛和中队内勤何军边走边打李良。到上楼时，李良左脸已起核桃大的包。中午，中队指导员甄润仲嘴喷着浓浓的酒味，强逼着李良写“悔过书”，李良拒绝了。甄就借酒撒疯照面部猛击，立即鲜血流不止，李良的整个脸部、上衣前襟，地上，都是血。甄润仲叫另一名劳教人员领李良去用水冲，冲完再打他，直到甄润仲

自己没力气了才罢休。一次，恶警何军胁迫李良蹲在地上，脚踩着他的后背，用电棒电击他。

侮辱人格尊严的摧残

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五日，李良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郑重提出学法炼功、弘扬大法，捍卫真理，同时声明：所谓“保证”作废，并以绝食表明态度的坚决。这样，李良与其他部份法轮功学员被分到了三中队。在那里，李良拒绝参加劳教人员做的事情。到二零零一年初恶警又把李良调到五中队。

二零零零年六月到九月，第五中队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参加所谓“学习班”，即坐在那里不许动，用录音机、电视机反复播放诽谤法轮大法的内容，稍有不从即拳脚相加。每天近二十小时坐在那里，熬至凌晨四点半才让睡觉，刚铺下被褥一个个就睡着了，五点半又得起床，白天打个盹都要挨打，他们利用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变本加厉地迫害、摧残，杜警察（五中队内勤）给法轮功学员每人一块他自称“世界上最大的抹布”，约长宽为2cmx4cm，比大拇指略大一点，让法轮功学员擦地，擦护墙、厕所、便池，还不许用水盆，规定让用自己的饭盒，饭盒盛水洗那块布！规定卫生区，不擦完不让睡觉，常常擦到天亮。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不让会见家人，李良到双口二中队之初，便被告知不写“悔过书”，就不许写信，不许见家人，还经常被搜身，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侮辱。

二零零一年夏季，双口五中队，法轮功学员因为要求炼功，被强制盘腿坐在地上，用绳子将腿缠住，还不时有人双脚踩上去，用力下压，还要他双手上举，手心朝天，每个手心放一支点燃后的香烟，直至香烟燃尽，双手手心均被烫伤后又溃烂，皮肤烧焦的味儿遍布全室。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李良被冠以“抗拒改造”的名义，在加期半年还没到期的情况下，又加期五个月并转天津蓟县鱼山劳教所。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分别关在一个中队，后来又加期一个月。

肆意加期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天津市劳教局的一个姓张的局长亲自坐镇劳教所，给四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开“加期处理大会”（被非法加期的周向阳、黄敏、李良、韩英四位法轮功学员）。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在大会上吼道：今天他们有的虽没有到期，但是提前给他们加期，等你们都到日子了，再加期，我们已经等不了了。就地给他办班，还不“转化”，就地逮捕，然后撤捕，再劳教三年，再加期一年，那就是四年。两次，就是八年，我看你这一生有几个八年？我老了，退休了，我们还有年轻的，让你的一生就在这里度过！（当时褚继东已被非法劳教三年，身处何处不详）

警察郑金东手指着李良等四名法轮功学员，阴阳怪气地说：“马上就给他们加期、调所，调到哪里，我这里不想说，反正是调到一个不如我们这里的地方，因为我们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他念完对四名学员的加期决定，就用嚎叫的警车把他们非法劫持了。

大会刚结束，法轮功学员李学红站起来高喊：“张局长，我要反映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话音未落，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叫于强，另一个不详）立刻将李学红摁倒，一大队郑某（指导员）马上指挥喊道：“把他嘴给堵上，腿摁伤了我负责！”而那个张姓局长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仰靠在椅子背上，把脸扭向了一边。

(2) 天津青泊洼劳教所、建新劳教所 非法关押两年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李良到期该回家了。早上，恶警们带李良到劳教科。他们弄来一张“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李良依旧拒绝签字：抓我是犯法的，放我必须是无条件的，我不是劳教人员，我不签字！几个陌生人要带他走，他说：“我等家属。”他们以各种借口不让等。李良问：“你们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其中一个竟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对盖过公章的空白“传唤证”炫耀地说：“你若要手续，我随时可以给你开。”那种神情话语似乎（转下页）

(接上页)法律只不过是手中的一张纸,一件玩物,法律只是可由他随意左右的一种特权。他们用欺骗和暴力强行把李良绑架到建新劳教所五大队三中队非法定李良两年劳教。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李良被劫持在天津青泊洼劳教所七大队二中队,后被中共帮凶隐瞒来接人的家属,秘密转入建新劳教所,非法关押在五大队三中队。在建新劳教所,连有的队长也不得不说:“我不承认你是劳教,我没有接到有关你的任何手续,我只是接受一项命令,将你关在这里。”一关又是两年。

(3) 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李良被释放,可是不到五个月,二零零四年的十月,李良再次被中共恶党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日下午三时左右,天津市河北区国保支队警察宋晓生、刘广涛来到李良家,开始抄家。其母亲问他们为什么抓李良?哪里?李良现在人在哪里?都得不到答案。家属向河北区公安分局多次询问,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恶警们除了十月二日非法抄家后,留下的《暂扣物品清单》外,没有任何手续。

在李良家属多方催问下,三日下午五时,河北区望海楼派出所的警察刘世伟、杨建才给了家属《拘留通知书》,并极力解释关押时间是从十月三日早晨十点五十五开始计算。

家属接到拘留通知后,多次找办案人员刘广涛、宋晓生、刘世伟、杨建,要求要回属于李良的私人财物,他们之间互相推诿,更甚的是刘世伟居然对李良母亲,一位近七十岁的老人大发雷霆。

家属聘请了律师,律师却无法找到真正的办案人员:找到抄家的刘广涛,他说他已经不管这个案子了,让律师去找河北区望海楼的警察刘世伟。但刘世伟一直对律师避而不见,一拖再拖;直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家里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律师都没能见到办案人员。

(4) 多次遭骚扰和短期非法关押

二零零六年十月,李良回家了。可是中共并没有放过他,邪恶之徒由于害怕罪恶被曝光,在李良拥有合法护照,且父母在国外的情况下,阻止

他与家人团聚,致使李良出来近两年,还未与父母谋面。每到所谓的“敏感日”,警察就二十四小时监控李良(与其同睡一起)。影响李良正常的生活与工作。

二零零七年九月,李良在北京以“十七大”维稳的名义被非法拘留,关押一个月后释放。

二零零八年奥运临近之际,大约七月十、十一日左右,警察又到李良所在单位骚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由于当时李良恰好不在单位,邪恶之徒没有达到目的,但李良却有家不能回,被迫流离失所。

(5) 再次被诬判两年

二零零八年十月,在重庆,李良被天津市河东区分局六一零警察非法抓捕,并被非法诬判二年。

在李良被非法关押期间,父母多次打电话到河东区看守所,想了解李良的情况却得不到任何消息。李良在遭受二年的迫害后,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到家中。

(6) 如今又遭绑架

如前所述,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李良又一次被非法拘禁,目前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

(二) 被中共残酷迫害的一家人

李良父母曾经是中国保密部队的军人,在中国北方那个无人知晓的沙漠里,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健康。

一九九四年,李良父母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痛不翼而飞,更是觉的自己年轻了许多,以前走路需要人扶着的爸爸,现在承担起看护、教导外孙的责任。母亲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却仍旧健步如飞,骑自行车可以和年轻人媲美。李良有两个善良、温厚的姐姐:大姐李红和二姐李迎。他们三人善良的天性被“真、善、忍”的理念感化,全家人走上修炼法轮大法之路。

然而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三年来,因坚持正信,一家五口人遭到了中共恶党惨绝人寰的迫害,没有在一起好好过一个新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李良被非法抓捕,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强权和众口铄金的谎言,李良父母投诉无门,只有一趟一趟的寻遍了天津市的警

局,才得知儿子被关押的地方。他们乘上长途车奔波了二个多小时,却因为儿子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不许探视。从此以后,几乎每个月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归。他们不知道耿直的儿子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每次听到有炼法轮功的被警察打死的消息,他们就心惊胆战,他们好怕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

李良的大姐李红,一九九九年底,因为法轮功和平上访被抓,非法关押了十三个月后被释放。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她因传递一份资料,被非法判二年半劳教,被劫持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关押在一大队一中队。

二零零一年新年正月十五,家家欢庆的日子,李良父母为远在上海的小女儿李迎准备好了生日蛋糕,原本约定回老家的她突然失踪了,手机关机,音信全无。母亲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爸爸,更是整日里坐在沙发上,一语不发。几经周折,他们终于知道了李迎被非法关入了上海市洗脑班,目的还是强迫她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李良的父母了解自己的孩子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李良的父母无法得知孩子们在劳教所、洗脑班遭受迫害的情况,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错,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没有错。为此,六十多岁的母亲也被关入了看守所,一个月后,放她出来的时候,恶人强迫她签字:不签,永远不放她走。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李良的大姐李红从劳教所被放出来了,五月份,二姐李迎从洗脑班放出来了。父亲、母亲的脸上有了些许的笑容,尽管儿子李良还在非法关押中,尽管还有人跟踪,电话一直被恶人窃听。归来的李迎陪着父母再一次来到非法关押李良的劳教所,想看看李良,然而,他们仍旧是满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李迎刚回到上海不几天的,在出差的途中,被非法抓捕。她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转下页)

(接上页)一关就是两年。李迎的未婚夫千里迢迢从澳洲赶到天津看望父母、再到上海想看自己的爱人李迎,却被中共不法人员赶出了自己祖国的大门。

李迎母亲坐火车硬座来到上海,直接坐长途汽车来到劳教所门口,却连小女儿人影都没有见到。伤心欲绝的母亲一步三回头的回到了天津。

二零零三年的“十一”前夕,父亲做好的一桌的饭菜,外孙也翘首盼着妈妈李红的归来,等到的却是冰冷的一张纸,李红再次被抓入劳教所,这一次是非法劳教二年半的时间。李红的儿子已经渐渐懂事了,不再像小时候失去妈妈时大哭了,他一句话都不说,眼泪在眼眶里转着,使劲憋着不让它流下来。有一天晚上,姥爷给外孙盖被子,发现孩子的泪水湿了大半个枕头……多少年了!父母开始奔波津沪两地,看望被中共非法关押的三个善良、孝顺的子女。

二零零四年十月,李迎被放出来了,在澳洲政府的帮助下,顺利到达澳洲,但她却没有机会再看一眼最疼她的爸爸,从此她再也不能承欢膝下,连她的婚礼,父母都没有办法出席。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被关押了五十六个月李良终于回家了。然而中共的邪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二零零四年十月二日,六、七个警察闯到家里,抄家、逼问父母,李良都和什么人联系,家里的《转法轮》是谁的,年迈的父母才知道他们的儿子李良再次被秘密抓捕。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抓他,没有人告诉他们把他关在什么地方,他们找派出所、公安分局、甚至打电话到市公安局,却得不到任何答案。

木讷的父亲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嘴角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母亲焦急万分,让他们如何能接受这

个事实?!做好人就这么难吗?信“真善忍”就有罪吗?

他们的孩子都是大学生,风华正茂的年龄,本应给国家做出贡献的年龄,严格按照“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做人的人,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流与精英,却被中共非法关在劳教所、看守所里,受尽非人的折磨。他们的小女儿李迎曾经在冬天被手铐从背后反吊在牢房的铁门上,三天三夜,整个手臂失去了知觉;被四脚朝天每日十四个小时绑在床上灌食,被关入一个人的屋子里达六个月之久。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李良曾经承受过什么,但他们知道曾经和他儿子关在一起的一个大学生被劳教所活活整死了。小儿子不想告诉他们他的遭遇,是怕他们承受不了,他自己也不想再回到那种地狱般的生活中去。现在李良又被抓了,他们更是无从得知了。

二零零六年十月,李良回家了,才知道大姐李红又被第三次非法劳教了,可怜的外甥从小就经历着与亲人一次又一次长时间的离别,经历了同龄人所想象不到的孤独和凄苦。李良在照顾未成年的外甥的同时,李良依然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李良第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这是李良第四次被中共绑架。

从一九九九年至今,这迫害的十三年间,这一家人从来没有团聚过,而在中国大陆象这样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国内已达一亿人,中国主流社会的半数以上都在修炼法轮大法,也正因为如此,一贯骄横的中共邪灵与妒嫉攻心的江××才悍然发动这场针对“真、善、忍”信仰的严酷迫害,中共对李良一家的迫害,是对中国主流社会人士迫害的见证。

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

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自焚”疑点分析影片《伪火》,获得第51届哥伦比亚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影片针对央视的自焚镜头,用最基本的常识做出了强有力的分析,让人们看清了“天安门自焚”是最大的世纪谎言。

气管切开插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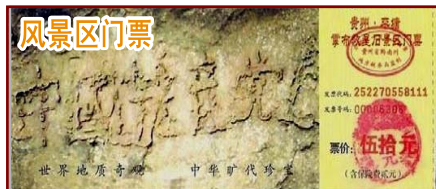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不变形;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大部分完好:在看站在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号,才慢慢把灭火毯覆盖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急迫性;天安门巡逻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道警察每天都携带如此多的灭火设施巡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天灭中共,天意不可违。